

## 月光祭壇

月換星移，日子依舊一天一天過，殷家十萬部眾自有傳承和習性，他們在嶽山的高地上建築石室居住，能出力的都成了石匠人和土匠人，攸侯喜不能陷在自己的悲傷裡，殷家商人沒有回頭看的道理，況且這裡的一切都是初萌芽之際，摩且王在王居布算光陰，他是真正的王，貫通天地人三才的王、通曉陰陽的王。

現在他們是殷家，此地東方有大海，能聽到海潮音，攸侯喜曾經是昆夷、朔方之主，於是眾人稱此地為殷家朔方，攸侯喜鼓起勇氣過日子，如若以往，那麼他在地上的日子還有很長很長的時間呢，不能因為自己的灰心而壞了後生們的志氣，況且百多歲的摩且王還喜孜孜地過日子呢！他只是個晚輩後生，怎能不立起好榜樣？紂王這樣心善，為保殷家商人命脈都能入地而去，不使人心變亂、天下起干戈，後來的人要如何，那是他們自己的選擇，最起碼殷家商人沒有遭遇殺戮和殘酷，殷人不起殺心，不犯罪，就能保護自己的靈命永不墮入無明。

順服不是盲從，謙虛並非懦弱，無為亦不是是無能，人的一生在地上的時間有限，心卻是無限，如同殷家那隻大鵬鳥，一展翅便是千萬里自由翱翔於天空，後來人不都說「鵬程萬里」嗎？人若要廣侵佔、多搶奪，只會壞了自己的心性，貪心的人沒好下稍，殺害生命更會遭來惡報，這些都是媽媽們的話，若是媽媽們的話語都能遵循，人子就無有逾矩，一生永保平安。

然而順服自然，心性和平，保守心性是哪一個人的修養，人卻不能一世無能又貪懶，攸侯

喜日日去巡看高地附近的山野，辨認植物，他終於恢復了，又能見到生命發光，此地的植物和中土不盡相同，但是光色鮮豔極了。他想念父親太師杜元銑，父親身上的七彩霓色光原來可以治病，醫治人體的病痛。

中土殷地朝歌並不與海為鄰，朔望日只是市集群聚之日，特別熱鬧而已，但是在嶽山上卻可以看得真確，朔望日海水滿潮比平時都高，摩且王待眾人都築室安穩後，選了一處向北之處，立樁築壇，他希望立起一座月亮祭壇，以觀朔望潮汐的變化，摩且王將手杖插入大地，沒入大地，眾人就依照手杖沒地之處拉開距離，準備築祭壇。

塹南族長送來海邊土著人家的孩童，一個小小的女孩，三、四歲，父母出海未歸，小小孩無人照養又生病了，塹南族長親自將小女孩抱上泰山高地送給攸侯喜。

小女孩病懨懨的，飲食都很潦草，毫無胃口，攸侯喜親自餵養小女孩，將她帶在身邊，小女孩成了攸侯喜的安慰，他醫治她，小女孩漸漸的長大，活潑又好動，攸侯喜也沒特別給她吃什麼，小小女孩就好了！攸侯喜模仿妻子玄女如意和她的侍女們帶小孩的規矩，只是約束小兒並不控制小兒，女孩兒貼心，攸侯喜終於露出笑容，族人都叫小女孩——閃，如星星一樣閃閃發光。

小女孩閃跑累了，躺到礫石子上仰望夜幕星空，今夜月明星稀，月亮又大又圓，月中有影，看著看著就像人影子，閃問攸侯喜：「侯王父，月亮裡有人呢？」

攸侯喜正看著月亮發呆，他對小小女孩閃說月亮的故事，那是他幼時聽媽媽說的，關於月亮的故事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位美麗的少女，她非常聰明又貪玩，卻不肯聽媽媽的話。她每天頑皮跑跳，總是在森林和曠野中遊蕩，尋找美麗的花朵和鳥羽，那少女心善，卻個性倔強，每次遇見受傷的小獸，她總是盡力醫治，她治好了不少小獸，森林和曠野裡的小獸都親近她。

獵人們不喜歡少女，因為她總是破壞捕獸的陷阱……。

「那少女叫什麼名子啊？」閃急急的問。

攸侯喜笑了，他說：「嫦娥，那少女名子叫嫦娥。」

「嫦娥很好哇！我也喜歡花兒和漂亮的鳥羽，後來嫦娥怎麼了？」

「嫦娥和獵人起了爭執，年輕的獵人拿弓箭嚇唬她！嫦娥不肯跑開……」

「我也不肯跑開，那個獵人很壞，後來呢？」

「嫦娥的父親是樵夫，他看見女兒有危險了，急忙來救她，可是獵人不肯罷休，非要嫦娥的父親認錯。」

「嫦娥又沒做錯，幹嘛認錯？獵人太壞了！」閃是小兒心思，她不忿極了！

「後來呢？」閃急著想知道結局。

「後來，雙方僵持不下，獵人中有人拿弓箭射了兔子，他們想，射殺兔子，嫦娥總會害怕了吧！」

嫦娥非常憤怒，兔子們是她的玩伴，現在無端被射了一箭，兔子受傷了，她拔取地上的青草嚼爛了，糊塗在兔子的傷口上，她這樣做卻激怒了獵人們，獵人們追逐她，嫦娥就跑了，她滿山遍野逃跑，大山森林是她遊戲的地方，也是獵人的獵場，雙方都很熟悉那座山……」

「怎麼辦？嫦娥跑不過獵人啊！」閃替嫦娥著急。

「月亮出來了！就像今天一樣，月亮又大又圓，森林裡到處都有獵人的陷阱，還有他們追逐的威脅，於是，嫦娥就爬上樹，跳到月亮上躲起來了！」

「她阿爸怎麼辦？」閃想起嫦娥的爸爸也在場呢。

「嫦娥的阿爸害怕獵人也爬到樹上搭弓箭射她，於是，嫦娥的阿爸伐樹，他廣有力氣，將容易讓獵人爬上去搭弓箭的樹木都砍伐了！」

「那嫦娥怎麼回家呢？」閃哭了起來。

「嫦娥回不來了，但是她帶著兔子一起去啊！嫦娥有兔子為伴，」攸侯喜看著淚眼汪汪的小兒閃，小女孩這樣稀奇，她眼淚直流，淚水清澈如清泉湧動，晶瑩滾動，她仰頭看著月亮，看著他。

「我不要啊！那些獵人太壞了，嫦娥的阿爸好可憐喔！」閃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心思，她還小，這要過了很久很久以後，閃成了族長，她命人將泰山上高地的樹都砍伐殆盡，她不要她的阿爸侯王父為她擔心，她廣有能力保護自己和族人。

「後來呢？」閃意猶未盡，非要知道結局不可。

「後來，嫦娥就在月亮裡住下來了，汝看那月裡的影子，是不是一個少女？還有兔子呢？」  
「是兔子，今天嫦娥不好來了，她很忙喔，她要找草藥去。」

「汝知道嗎？不可以用手指月亮，嫦娥會用草葉子割你的耳朵！」

閃覺得有趣極了，嫦娥好調皮喔！她問攸侯喜：「侯王父，割了耳朵，耳朵就掉下來嗎？」

「嫦娥不像獵人那樣壞，她只在汝耳後小小的割一下，耳朵是不會掉下來的。」攸侯喜哈哈大笑！小女孩閃是他最大的安慰，攸侯喜真心疼愛她，原來生命的傳承不是生，而是養！人真奇妙，生命真奇妙！人的情感更是奇妙！

月亮祭壇築好了，完全依照摩且王的要求，祭壇的模樣猶如殷地朝歌南門外的祭壇，只是略小，頂上無邊無欄飾，摩且王選了一個滿月的好日子，邀請攸侯喜、擊、殷破敗、治、範以及一應眾人，阿伯契、塹南族長、大族族長、鬼族族長一起到月亮祭壇上，他們自子時起跣坐念唱，人人專心一意，這些都是內在功夫，無人傳承即無人懂，摩且王請眾人跣坐圍繞，月光如水，人人心靜無比，天地間這樣寧靜美好，遠處有雷聲滾動，鷹、隼在空中遨翔，忽高忽低，海潮聲自遠處傳來，潮汐有靈，這樣活潑、靈動！

閃還是小兒，她醒來不見侯王父，就著月光直奔月壇，她知道侯王父一定在上面，果然被她找著了，那麼多大人團團圍繞跣坐，天地是寧靜的，卻又不那麼安靜，有那麼多歛歛有聲的靈魂，那麼多活潑有生氣，彷彿長著翅膀的生命都來了，充塞在虛空，溫暖、平和，閃快樂的躍入攸侯喜的懷抱，大地似有震動，天雷還在遠處翻滾，自月壇上人眾中閃出一束電光直上九霄，無聲無息，只是電光如戟，歛歛為天下渾其心，眾人皆注其耳目，那是閃，是個孩子！